



长篇官场小说

# 做官 之借力

唐成◎著

ZUOGUAN ZHIJIELI

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三分成绩七分水分，三分努力七分运气，三分才能七分运作，没有辅助措施，不会向外借力，不走捷径，就没有天才、人才、英雄、好汉、英杰，就只能怀才不遇老死山中。

河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官场小说

# 做官

唐成◎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官之借力 / 唐成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80765 - 139 - 0

I. 做… II. 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3496 号

上架建议: 文学·官场·社会小说

## 做官之借力

---

作 者: 唐 成

责任编辑: 张丽侠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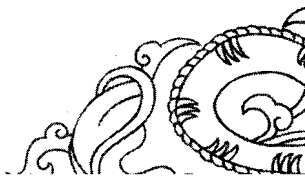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65 - 139 - 0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吕迎春 昌州地委书记
- 黎明保 昌州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地委驻跃进村支农联系点负责人，都灵县委书记
- 吴家有 都灵县委书记
- 周守岁 文山公社书记，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长
- 周报人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 熊文彦 文山公社文化站临时工，都灵县文化馆创作员，县委书记秘书，省作协副主席
- 李同生 都灵县政府办公室通讯员，县长秘书，乡长，县长，县委书记
- 余银地 都灵县广播站记者，站长，县文联主席，自由撰稿人，杀妻嫌疑犯
- 瞿煜秋 复员军人，都灵机械厂临时工，都灵报社社长，自由职业者
- 吴军 都灵县商业车队司机，常务副县长司机，大款
- 周华明 周守岁之女，熊文彦女友，省司法厅  
工部



童允玉 文山公社广播站播音员、余银地之妻

童蕊 熊文彦、周华明同学，李同生妻子，  
省委宣传部干部

余兴林 右派，文山公社秘书，县委办公室副  
主任，余银地之父

李志浩 李同生之父，造反派头目，养鱼专业  
户，志浩公司经理

谢琼意 熊文彦母亲

徐卷凤 周华明之母

柳小书 文山林业站会计，余兴林之妻

童方军 童允玉父亲，跃进大队支书

方珍珠 童方军之妻

姜红霞 瞿煜秋之妻

丁山 都灵县委办公室干部，都灵报社副  
社长

徐缓 李同生情人

程翔 都灵报社总编



★第一章：秘书当家/001

★第二章：福兮祸所伏/014

★第三章：疯子与少女/035

★第四章：难念的经/0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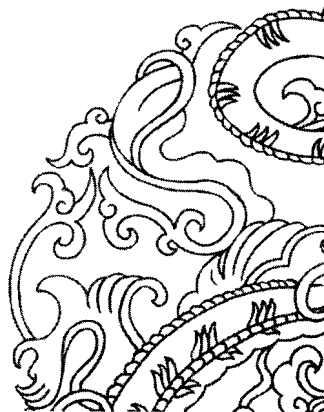
★第五章：糊涂的爱/063

★第六章：真假恩人/073

★第七章：温柔陷阱/091

★第八章：老虎发威/121

★第九章：进城/132



★第十章：好风凭借力/162

★第十一章：学府情人/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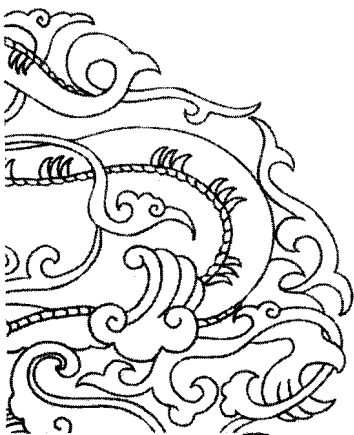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收获失意/190

★第十三章：不敢面对/212

★第十四章：真爱无情/236

★第十五章：生财有道/258

★第十六章：各得其所/271



## 第一章 秘书当家



铃声大作，秘书余兴林顺手拿过话筒贴在耳边，黑色话筒与他苍白的脸构成一张太极图：“喂，您好，我是文山公社老余，请讲……”

“我是丁山……”对方自报门户。

“哦！是丁大才子。”就像听到立正命令，余兴林倏忽从座椅上弹起，身体站成一张大弓，“丁大才子请指示……”

对方不仅仅是才子，也不仅仅是县委办公室调研科副科长，还是县委书记的秘书。

没有指示，要秋播数字。地委书记吕迎春要来都灵视察，汇报材料总不能用过了期的老皇历，得用最新数字充实。

数字贮存在余兴林脑子中。他是文山公社的活字典兼活地图，参加工作就在文山，两度出任公社秘书，对文山情况了如指掌，要什么给什么，随要随给，既不会出错，也不会“脑梗塞”。

丁山一边记录一边夸他脑子管用。他的心思不在数字上，而是瞅准机会打探内幕。对方是领导身边人，满肚子装着高层动态、内部消息，透露一点也能让他同僚面前充大，还能让领导刮目相看……

确有不少内幕，可是不能说，特别是不能对局内人说。余兴林属于局内人，传播的对象也是局内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传到领导耳里，不出事不说，出了事他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但是不能一点不说，一点不说不够朋友，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增广贤文》上所说的，“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



心”……那好，拣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开涮。

真有好消息，又要撤社设区建乡，恢复“文革”前行政区划建制……好，看得见的利益就是文山公社升格为文山区，区管乡镇，水涨船高，他这个公社秘书就成了区委秘书，说不定还能下到乡镇捞个一把手干干……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做起扩胸运动。

把身后邮递员老范击中。

老范捂着胸口要骂人，却开不了口，对方是老熟人老领导，只能自认倒霉。

余兴林坐回板凳，拿着秘书的调子问对方《诗刊》来了没有。他是诗歌爱好者，写了不少格律诗，就是没有发表一首，所以自费订阅《诗刊》研究《诗刊》，希望能在“贵刊”一炮打响。

只有《半月谈》，没有《诗刊》。老范要他签字。杂志要签字报纸不签，给人的感觉是杂志比报纸金贵。

余兴林提起蘸水笔署上大名。

“还有，”老范将一张绿色单据摆在他面前，“有一张稿费汇款单。”

稿费？余兴林的手和心同时颤抖起来……投稿多年不见稿费，终于盼来这一天。

却不是他的名字，是熊文彦。

是不是搞错了？公社干部不是大老粗就是半边户，有文化的没有这个雅兴，有这个雅兴的没有精力，唯有他三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

对了，肯定是笔名。他的笔名很多，多得连自己都记不清。不是自找麻烦，而是生意不好诊柜台，作品不能发表怪名字不好，于是三天两头换名字，希望好名字带来好运气，起了一大堆名字，有中国人名字，有外国人名字；有男人名字，有女人名字；有单姓，也有复姓；就是没有熊文彦这个名字——千真万确没有。

“把汇款单退回去。”他说。

老范问他这是不是都灵县文山公社。

他说是都灵县文山公社管委会。加了三个字意义不一样，文山公社与文山公社管委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山公社管委会没有熊文彦并不等于文山公社也没有，也就说这封信要送到熊文彦手里还得在全公社范围内寻找……送信是邮局的事，与他无关……突然发现新情况，汇款单上还有一行醒目小字——人民日报

社。

其实不醒目，整张汇款单字体一样，墨水一样，之所以醒目是因为《人民日报》在他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十三年前的教训沉痛而又深刻，那时他就是现在这个职务，只不过名称不同，现在叫管委会，那时叫革委会。祸起萧墙，大难来临时没有一点征兆，公社造反派头目李志浩发现公社革委会机关厕所茅坑中有一张废旧《人民日报》，巧得很，报纸上有领袖接见外宾照片。这还行，亵渎伟大领袖是犯上作乱，马上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李志浩要查出元凶。怎么查？机关干部都是用报纸当手纸。不是不珍惜旧报，而是物资匮乏，妇女专用卫生纸都得凭票供应，上哪儿找手纸？众口一词，没有人承认用旧报纸当手纸。不仅不承认，还没有人检举揭发。不能结案就不能向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代，必须有一个人承担责任。谁是人选？找不到真凶找源头，余兴林成了替死鬼。他是秘书，报纸、报夹放在他的办公室，收报、夹报、管报是秘书的职责，其他人、其他地方没有报纸。理由成立，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其实他比谁都爱惜报纸，还有剪报的习惯。现在不能说，对党报动刀动剪性质更严重。喊冤。给一次改正机会，也是立功机会——让他交出“罪魁祸首”。他哑口无言。结案。李志浩立了大功，他却背上反党罪名，直到前年才平反昭雪。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不能重蹈覆辙。

他收下汇款单。

## 二

老范走后余兴林搬出一摞《人民日报》，按图索骥，找出1981年284期报纸，一目十行地搜索熊文彦的大名。四个版面翻完却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又回过头看了一遍汇款单，没错，清清楚楚写的是这一期。再找，还是没有发现。怪哉，堂堂中国第一大报咋会出错？肯定是自己眼睛。改变方法，逐行逐句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原来是一则没有标题的三百多字的消息，作者名字放在文章结尾处还加一个括号，与其他十几条消息挤在一块，共用一个标题。

难怪找不到，版面太小，比豆腐块小一点比火柴盒大一点，加之犯了经验错误，作者署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署在标题下，一种是署在文章尾部；他的注意



力集中在前一种形式上。不管怎么署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就不简单了。这个熊文彦肯定不是一般人，所写的文章肯定不是一般文章，得赶紧拜读。

大失所望，这也叫文章，难怪乎登出一个多月没有一点反应。余兴林在心里瞧不起。不是吹牛，随便从他的草稿堆中抽出一篇，都要比这篇文章强；不是强十倍，而是百倍，甚至千倍。

一定是编辑看走眼。

不是滋味，他向《人民日报》投稿上百篇，却没有一篇被看走眼，是老天不公还是运气不好？为了能成为都灵县《人民日报》发稿第一人，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写文章，风雨无阻地投寄，希望一鸣惊人，没有想到让一个无名之辈抢了头功。前年都灵县委宣传部出台一项奖励措施，凡是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的予以重奖，级别越高奖金越高。长短不论，标准统一：地级五十元，省级一百元，《人民日报》一万元。方案公布后舆论哗然，焦点在《人民日报》奖金上，认为脱离县情。有比较就有鉴别，县委书记吴家有的月工资也只有六七十元。很有道理，但吴家有不这么认为，还认为低了。他说解放近三十年，都灵县年年订阅大量《人民日报》，而在《人民日报》上没有看到都灵的只字片语，五十二万人口的都灵就不该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一回脸？不高，就怕没人拿奖金。被他言中，两年过去无人将万元大奖收入囊中。都灵江郎才尽？面对责问，自命不凡的本土“作家”“诗人”“记者”“文人骚客”无颜见江东父老……现在好了，杀出一匹黑马，总算为都灵的“文人”正了名。

是大事也是喜事，是熊文彦的光荣也是“文人骚客”的光荣，更是文山公社的光荣，迅速向党委汇报。

余兴林在院子里转了三圈，没有找到汇报对象。十五个党委成员——五个正副书记、七个正副主任加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全部不在家，都下到大队、生产队督促秋播生产，只有几个小“萝卜头”在家维持机关正常运转。

余兴林重新回到凳子上，正想拨电话询问周书记行踪，听到汽车喇叭声，抬眼看窗外，一辆北京吉普迎面驶来。不用问，有资格坐北京吉普的一定是县委领导。

是县委书记吴家有的坐骑。

来得不是时候，只有兵没有将谁接待？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当然是他这个小秘书。公社一级不设办公室主任，秘书就是“大内总管”。秘书可大可小，

大时代表公社党委，小时端茶倒水。

“吴书记您好……”余兴林边说边朝吴家有靠拢。身份决定行动，他放不开，既不好靠近，又不好主动上前握手。

吴家有看出他的窘态，伸出大手，“老余，守岁同志在家吗？”守岁指的是公社书记周守岁。

余兴林说不在。

不能被动问答，还得主动迎宾，余兴林请吴书记先到会议室休息，他去喊周书记回家。

吴家有停止脚步。要找的人既然不在，那么就没有进去的必要。此行的任务是检查秋播生产，到公社来无非是想拉周守岁一起下乡，顺便了解文山秋播进度。

吴家有重新回到坐骑上。就在关门的刹那间，余兴林主动请缨，“吴书记，周书记他们都不在，我陪您下乡怎么样？”

吴家有说：“你给我把门看好，哪里都不准去。”不是嫌他官小，而是身份特殊；任何人都可以调遣，秘书不能调遣；秘书一走，公社机关就要唱空城计。

“是！”余兴林从吴家有话中得到鼓舞，突然来了灵感，啪的一声，来了一个军人的动作——立正敬礼。

由于不标准，把人逗笑了。

吉普车伴随着吴家有的朗朗笑声绝尘而去。

余兴林还立在原地自我陶醉。刚才的表现虽然有些夸张，但不过分；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自然得体不失人格，还有几分诙谐。

正欲转身，被人挡住，是李志浩，“余秘书，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县委吴书记？”

他怎么会不认识吴家有？李志浩当了十一年公社行政一把手，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打过交道，认识的人比余兴林多得多。

是想找由头跟余兴林搭话。

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余兴林问他不在家搞秋播生产，跑到公社想打谁的歪主意。

李志浩没有尴尬。来之前就有准备，怕尴尬就不会自讨没趣，这点脸色算什么，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好脸色坏脸色都不能左右他的情绪。“余秘书，”李志浩

腆着脸，“大人应有大量，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我都是‘文革’受害者。”

受害者？实足的受益者。撤职发配是报应，好咬的狗讨不到一张好皮，自古就有“杀人者被人杀”的因果报应，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造反时很神气，腰里掖着两支手枪，招摇过市像个土匪，想整谁就整谁，想打倒谁就打倒谁，公社机关除了炊事员老张没有挨整外，其他人没有逃脱他的魔掌。把别人整趴了自己取代，一跃成为公社革委会主任。尽管好景不长，但也不短，发了十一年泡。

“害人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余兴林没有原谅对方的意思。想要他原谅，恐怕这辈子做不到。

此一时彼一时，没有办法，只能逆来顺受。他只笑不说，因为有“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古训在。

果然如此，余兴林说话的口气软了些，问他有什么事。

李志浩说出来意。原来是想单独会见吴书记或周书记，要余兴林“穿针引线”。

谁愿意跟“三种人”裹在一起。

李志浩说他不是闹平反，是为儿子的事而来。他儿子李同生今年高中毕业，想求领导给儿子找一点事做。

也就是安排工作。

不是自讨没趣，百万知青大回城都没有岗位，何况还是一个造反派的儿子。

李志浩说：“我是有罪之人，可我儿子是清白之身，共产党不搞株连九族政策，国共两党都在谈判，求你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好人会有好报。”

余兴林一时答不上话。不是肚里墨水比对方少，也不是文化水平没有对方高，而是没有对方脸皮厚，不会强词夺理。

你弱他强，你退他进，李志浩说话的口气粗了起来，“余秘书是不是不肯帮忙？”

余兴林火了，“不肯帮忙又怎么样？这辈子只有人家欠我的，没有我欠人家的。”

还是不忘陈年老账。

“余兴林，”李志浩收起微笑的面孔，“你神气什么，我神气的时候你还在大街上给我买菜……告诉你，不要狗眼看人低？”

“你……”余兴林没有想到一个落魄之人还敢猖狂。

“我怎么啦？”对方继续发难，进而炫耀，“我当一把手时你不是照样给我写讲话稿。”

此言不假。造反派抢班夺权后老班子靠边站，余兴林虽然不是老班子成员，却因《人民日报》事件被发配到食堂当事务长。当上一把手的李志浩不想在众人面前留下一个大老粗形象，启用余兴林；不是官复原职，而是兼职；不是让他出点子，而是让他当写手。鬼点子李志浩不缺，缺的就是思想性、逻辑性、连贯性和文采。他对余兴林提出两点要求，一要引经据典，二要有诗词、楹联点缀。不难，正对路。余兴林没有其他特长，就爱写诗填词吟赋，业余时间笔耕不辍，仅草稿纸就装满了两大纸箱。问题还是出来了，严肃的会议用诗词点缀似乎有些不妥，于是自作主张改进。李志浩把讲话稿扔在地上，“还说你是诗人，一点文采都没有……重写。”从来没有以诗人自居，是别人尊称。余兴林默默地捡起地上的文稿，默默地离开。不会有第二次“自作多情”，李志浩越发“文采”飞扬。三人成虎，夸他的人多了便有些飘飘然。有人看不惯，恢复县委书记职务后的吴家有当面批评他搞花架子、玩文字游戏，严厉地指出，“什么文采，会一点‘之乎者也’也叫文采？……是迂腐！”他把责任推到秀才身上……

“你以为你的历史很光荣是不是？”余兴林问。

“怎么啦，妒忌了是不是？谁也抹杀不了我当过文山公社一把手这个事实……有意见也是白搭，不仅档案有记载，而且党史书上也有我的大名……怎么样？气死你。”

谈起昔日的辉煌，他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大名？是臭名，臭不可闻，遗臭万年。”余兴林针锋相对，“我虽然是小秘书，但为人光明磊落，做人清清白白，不像某种人……”

李志浩打断他的话，“我总差？咱俩打赌，你信不信，在政治上我还有翻身之日，还要超过你。”

亡我之心不死。小平同志早有预见，并告诫全党，对待“三种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这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解决好，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陈云同志也说，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将“三种人”清除出去，因为“三种人”在气候适宜的时候还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中央为此出台了专门文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清除行动，李志浩在劫难逃，被开除党籍、工作籍，撤销党内外

一切职务，滚回老家种田。

“放肆！恬不知耻……给我滚回家种田去。”余兴林怒斥道。

### 三

两束强光射进办公室，余兴林朝墙上挂钟扫了一眼：二十二点一刻，这个时候谁会光顾？正要出门迎接，公社书记周守岁出现在眼前，“余秘书，快去把一号接待室打开，吴书记来了。”

坏事，一号接待室已经安排住客，是省农委马处长和农科院的王教授。公社机关一共有四间接待室，只有一号接待室是双人间，其余是四人间。不能怪他不会办事，他的办事原则是先来后到。

“都是一样睡觉，”吴家有解了围，“在一号房睡觉又不能长肉？”

三人笑起来。

刚好还有两个床位。

吴家有正准备上床，周守岁出现在床头。他家住在公社院内。

“还来干什么？”吴家有说，“你也很辛苦了，回去睡觉。”

县委书记入住，主人不能不来寒暄两句。可以不议论公事，聊天总可以。

刚聊上几句，有人敲门，是余兴林。

“两位书记，”余兴林开始汇报。第一次给县委书记汇报，难免有些紧张，“我们……我们公社有一位叫熊……熊文彦的人，上个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把对方注意力吸引。

汇报完毕后，余兴林指着“豆腐块”对吴家有说：“在这里。”

很快就看完。尽管有些失望，但还是叫好。失望是因为期望值太高，以为是一篇长篇大论，没想到是一则消息。等周守岁看完后，吴家有感慨道：“老周哎，文章虽短，意义重大，从此结束了我县长期不能在《人民日报》上露脸的历史，值得嘉奖。这个熊文彦是什么人？”

周守岁望着余兴林。

余兴林赶紧解释：“吴书记，我是下午才得到消息，来不及打听。我向您保



证，明天一定将此人的情况、联系方式打听清楚。”

吴家有接过话茬说：“找到此人后，向县委宣传部报告一声，让宣传部也知道这件事和这个人。”停顿片刻，接着说，“老周，熊文彦出在你们公社，你们打算怎么用他？不能浪费人才。如果你不用，那么我就把他带到县里去，到时候不要说我挖你的墙脚哦？”

不是挖墙脚，是试探周守岁的态度。

周守岁当然明白，问题是还不了解情况，熊文彦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如果是农村户口，还只能当临时工，还得丑话说在先：“吴书记，熊文彦我用定了，公社成立文化站正要人，就怕我周守岁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话怎讲？

很简单，安排一个人涉及招工、招干、户口，涉及劳动、人事、公安、粮食四个部门，公社书记指挥不动县城局长。特别是政策问题，条条框框很多，谁也不敢表硬态，即使是县委书记也不例外……

#### 四

走出吴家有房间已是转钟。

周守岁看见女儿房间还亮着灯光，于是加快脚步。

快到家门口，一个黑影从地上蹿起。“谁？”周守岁问。

“是我，李志浩。”

确认无误后，周守岁不满道：“几点了？你不睡觉别人还得睡觉。”

“嘿，嘿，”李志浩干笑两声，涎着脸说，“找你比登天还难。白天你是东奔西跑，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我既不能跟踪你，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找你，怕影响你的仕途，只好改在夜深人少时候。”

“少废话，有话快说，是什么事？”周守岁边掏钥匙边催促。

门自动启开。

不是自动，是女儿为父亲开门。

“华明，还不睡觉？身体第一，考校第二。”周守岁体恤道。





“晓得。”女儿回答，“我怕您忘了带钥匙，所以等您回家。”

还有理由？

不是理由，是调侃。

“华明，认不认识李叔叔。”李志浩见缝插针。

这才看清李志浩，周华明乖巧地喊：“李叔叔好。”

李志浩连声应好。

望着周华明背影，李志浩找到敲门砖：“你家华明真用功，要是我家同生有华明一半用功就好了。我家同生今年参加高考落榜了，想请你这个做伯伯的帮忙。这孩子你也见过，从小身体瘦弱，不适合干农活。”

谁适合干农活，都是由不适合到适合。

“周书记，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请你念在我们搭档多年的份儿上伸出援助之手，我和儿子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是忘恩之人，我最瞧不起忘恩负义之人。”

言外之意是提醒周守岁不要忘恩。

的确有恩，这就是李志浩敢在余兴林面前发泡的原因之一。在取得革命群众的信任并掌管实权之后，李志浩变得患得患失，对自己屁股下的交椅产生了怀疑，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几个月前还是搬运站的临时工，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不仅当了官，还吃上皇粮。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真的就是反革命？不，是真革命。就拿吴家有来说，他是南下干部，攻打都灵县城时还负了伤，这样的人也关进了猪棚成了都灵最大的反革命，谁信？打死他都不信，总有一天还要咸鱼翻身。不要得罪这些打江山的功臣，赶快收手也许还来得及。难，不是说收手就能收手，收手意味着得到的一切就会失去，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要想保住既得利益就必须一如既往地充当急先锋。要想保住现在的留住将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退路找好。现在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就是退路。恰在这个时候周守岁受伤，被三中的学生打得奄奄一息关进柴火房，李志浩派人“把守”，亲自“审讯”。谁也没有想到参加“审讯”的人有一位民间治疗跌打损伤的郎中，几个回合下把周守岁的命保住。尽管没有医治彻底并留下后遗症，周守岁还是感激不尽。有付出就有回报，周守岁官复原职后没有动李志浩的乌纱帽，两个人还“配班组阁”，一个当党委书记，一个当革委会主任。在所有被清退的文革“三种人”中，李志浩是最后一批出阁。

